

TNC 5296.5/0107 (18)



18

46417

40813

聖不怒而五百家... 全文...

錄

倉到任謝政府序

本行使指... 倉到任謝政府序... 錄... 聖不怒而五百家... 全文...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

謝啓

倉到任謝政府啓

奉將使指久員空餐歸覲闕庭亟蒙誤獎特俾鄉部以為親榮莫稱恩私但揮感涕伏念某奮身寒苦遭世休明登元豐進士之科粗識淵源之所向參大觀掄才之選益知忠義之可為自玷皇華不離巴蜀閱八年之既久堅一節而粗完逮獲終更已驚遲暮聖時難偶心固切於彈冠弱植易危功乃同於毀瓦謂宜置散敢冀叨榮方入對於清光已亟聞於除目矧關中之重地實天下之上腴年穀豐登貨帛流布宜謹平均之法益隆熙洽之功乃俾下才猥當優寄此蓋伏遇某官身任社稷之重道參典謨之隆欲收四海之謀猷不鄙一夫之蹇淺謂其累更繁使未始辭難憐其久在遠方不敢擇地曲借大鈞之力以成小己之私寵迎黃髮之倫親榮動華原之故里歷流輩孰此遭逢某敢不仰體陶鈞俯殫



駑蹇原因任之意固已久熟其官勉未力之功庶幾無失其職少收尺寸圖報生成

倉到任謝宰執啟

耿元鼎

懷章列城方懼承宣之亡補出節少府遽叨臨遣之有華殊恩允荷於皇慈同德亦歸於洪造捫心知愧洗骨篆恩伏念某一介朱愚材惟樸拙半生清苦學久荒蕪蚤題千佛之經猥緣弓冶連佐一雷之土徒涓簿書偶被召恩謬膺除命丞大宗而需次丐小壘以便親仰蒙從欲之仁獲罄問安之禮三年何補考下下以宜書一扎亟加天高高而日鑒惟是貨泉之富所資釅茗之多積粟腐紅更無平糶焚波出素所貴阜通俾同時父子之榮付一路網條之重左右就養不勞引領以望雲心尺違廟尤慶舉頭而見日雖使自為之計豈能少過是圖茲蓋伏過某官勲塞穹窿量包溟渤計安大器居懷兩地之生靈身作元龜動合一人之謀斷坐而論道進不隱賢方將是所是而非所非莫不小成小而大成大致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如櫛散辱甄收某敢不思圖法之可豐聿方寸之不亂在念天地之藏盡出山海忍為巨室之私使錢穀之閔弗至廟堂仰佐大農之用

漕到任謝侍郎啟

西府簡僚久蕙稗於宥密南闕擇使茲繆玷於光華戴厚施於崇墉控危衷於竿牘竊按倉儲而臨遣創自熙寧寓冊府以以僊延肇於紹聖既疇綿歷必授雋髦豈伊駑下之資乃併龍光之渥伏念某學非為己才不遠時嘗辱試於郎闈亦濫遊於玉印逮覈樞機之務略亡毫髮之功緣欲便私遂祈補外觀風而出既叨持節之榮望雲而歸更竊過家之便自惟得此必有所從此蓋伏過判部侍郎蘊藉名流英豪間氣博考古今而自得其要薦更中外而不辭其難俯憐么麼之蹤每借吹嘘之論某敢不勉圖微効用答隆知惟侍從獻納之臣佇膺柄用當朝覲從容之問莫不遐遺

倉到任謝知宗啟

備西府之末僚茂裨宥密分南閩之遠部猥玷光華素積仰高良
欣借潤恭惟 判宗寺丞氣渾而中裕體粹而外冲議論該明蔚
為近屬之冠文章雅健綽有古人之風蚤踐殊科寔膺妙簡入承
卿列尚屈壯圖出典宗盟咸推碩望佇宜頒於異渥還遂陟於要
塗某茲以誤恩於焉托庇未展崇墉之敬敢持竿牘之誠

倉到任謝安撫啟

樞庭別掾蚤獲侍於階符海部分華茲復依於閩制甫駐奔馳之
迹首通狂簡之辭恭惟 安撫參政端明曠代鍾才降空蘊識親
見唐虞之盛自期稷契之良長諫垣即准于師干登政府尚臨於
邊瑣嘉謀則告繫安危成敗之機直道而行全出處進退之節雖
抗浮雲之志共期霖雨之功捧此萬邦暫總帥權之重式是百辟
佇顙宰柄之崇公久試无裨誤恩有玷願以昔時之提掖移於今
日之解懷頌嘆架勩拙訥難盡

市舶到任謝宰相啟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北闕降書許上古瀛之印紱南州押舶遠紆禁掖之絲綸望過所
期感深而懼竊以外夷多土地之產南庫乃舸舟之司於嶺海之
版實據要衝以閩浙而較號為繁庶漢女洞丁而移珍成市湖商
變賈而聚貨為臺李尚書無苛謹之譏宋廣平有交易之坦饗軍
之堂作而賓主可以觀禮周貨之燕罷而僕隸无所取材前輩之
善政尚存今日之茲選尤重凡資敏幹堪備棟掄伏念公材術不
長器能无取塵仕塗者三紀賦民政者四州出門幸免於抑掄涉
世已嗟其潦倒金山珠海載司外幣之儲蠻器瘴衣敢憚炎方之
遠靜言空忝若有宿緣茲益伏過 某官以道而鳴斯文所在太
山北斗而為世所仰春風夏雨則在人而公與之以行二三子无
隱於爾廓乎其量數百輩其能容之待賢何厭於輟餐除吏恙由
其泚筆甚慙竊鈍亦就甄容號曰門生豈不知恩之所自過以國
士終期報德以无忘

制置到任謝政府啟

泰漕秦關曾未周於綱目就使寶澤遠復肩於陰書初無攬轡之
勞已即蒞官之所戴恩彌厚撫已載驚伏念公學迄無成仕嘗有
志以所聞於詩禮欲自奮於功名忽忘器業之已平蓋恃休明之
在運不鄙一介俾肩衆賢收於江湖坎壈之餘付以劍閣光華之
寄旋陞劇部仍佐計權懼不免於簡書敢復希於寵渥矧司兩地
之蓋策實冠一逼之利源資望至輕恩榮過溢雖有逢辰之幸固
多負乘之羞此蓋伏過 某官宏度魚容沉幾獨運致君之策革
伊周而並驅富國之謀迺管晏而不數兼收餘溉以逮庶工公敢
不仰體忻懽益堅操履猶有異于一得以少酬於萬分

洛守謝兩府啟

欽承溫詔易守陪京顧職業之寢繁惟伎能之弗稱固爰懦品仰
累大鈞莅事云初循躬甚愧伏念某立朝元補竊祿過豐方養疾
於閑州異息肩於晏歲何圖國論外擇藩臣起河橋哀倦之餘付
洛邑居留之重此蓋伏過 某官道推仁厚功被宵翹執平衡嘉

東武劉氏嘉蔭履宋本校鈔

量之公收獎屢遺簪之舊某懷恩為甚鏤骨知歸惟結想於門閤
第馳神於毫楮

洛尹謝宰相啟

蘇子瞻

濫司留鑰茂著事功易處藩方敢論治効有循甚懼跋踏無容伏
念某起自孤生期于平進猥奉前席之對遂膺上聖之知首置郎
曹旋升內史綴七臣之近列亞八座之崇資暨出綰于郡章亦參
榮於法從載惟僥冒一出獎成恭惟 公宮光輔庶朝寵膺膺眷
金聲擲地共推華國之文玉德照人自是禮神之崇尚憐哀迺特
為保全公敢不祇奉彝章恪尋分守誓仰酌於天造庶旁答於已
知

建寧府到任謝宰相啟

陳安行

江漢承流茂聞善最甄闡易地謨被甄除仰鑿坎北之私俯喜僥
踰之愧伏念公稟資樞拙見事頓遲早從簡冊之錯研長慨功名
之奮厲切塵四禁爾何補於論思分守兩州曾未施于績効徒有

耿耿為人之念初無赫赫求名之心惟民情怛姦偽之日滋故吏道病寬柔之純任猶憲固先於純治善良不害於撫循惟用志以不分於從政其何有矧危城之勝處寶龍邸之初潛鄉多名德之相望今亦人才之不乏第以習俗輕生而好鬪比閭多忿而喜爭不去羊之敗羣是若苗之有莠既辱在不鄙夷使令之數顧敢為既時日為且之圖茲蓋伏遇少保大丞相位峻三孤任專一相舉寰海才能之眾歸化爐鑪範之功矧惟委瑣之蹤久托施生之造畀以名郡謀之近功顧此恩隆若為報所不敢不自鞭不逮更謹未行進效拊摩或幾老馬之熟道退從休逸庶從倦鳥之知還荷戴采勤敷陳罔既

徐州到任謝兩府啟

蘇子瞻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氓如某者才不逮人學非遠用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早塵丹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為全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于歸耕敢復求於善地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礦悍堅寔費陶鎔之力散材疎惡徒施封植之恩謹當篳筵疲驚鑿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穎州到任謝執政啟

蘇子瞻

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入浮事簡地壤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象州到任謝相府啟

高子美

州小地僻嘗注意於九重人後望輕輒承流於千里即云始曠職是虞仰恃包荒或能藏拙竊以伯禹佐舜弼服極於要荒姬公

相周辨邦治於蠻鎮繫敷天而作又本多辟之迪功眷此象臺邈
在駱越雖彫題交趾之俗滋變華風而含哺鼓腹之人雅貪醇政
况時方臻於寧一宜治不畧於幽遐必得循良以為師帥如某者
業儒甚陋為吏弗華載言僥冒之初亦與鈞陶之末膏薄勞而進
秩寵祿以養親再試治功例叨陟舉過黃門而聽優進退深惕無
堪昇皂蓋而共理平重慙非據靜惟遭過益罄依歸茲蓋伏遇
某官道際乾坤恩周動植左右元聖俾帝光丕冒於海隅師保萬
民耻匹夫不獲於天下且欲以儒而飾吏蓋期通務於知經肆令
無似之蹤亦膺勿擾之寄某敢不廣布聖君之德澤遠揚真宰之
仁風敬簡臨民既得事為邦之語中和樂職更願陳報上之詩庶
竭微衷式酬洪造

登州到任謝兩府啓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為枯
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跡皆秦漢之陳宿出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廟靜樂之籟名笑
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
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
曲成羽翼某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
息黯補劓漸收用無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齊州到任謝執政啓

晁無咎

擢躋中秘九換歲華巧補外官兩從私便惟愚疎之何有寔幸會
之已多勉負云初拊躬以惕伏念某總角之歲粗習義方始冠之
年即嬰家難奮亂而自立信詩禮以無師寒偶塵科名遂列學校
至預讐書之選志緣試藝而升蓬蒿仲蔚之國風雨子桑之屋枝
無庸而常伏老將至而自驚是以陪羣俊而遵循思古人而緬邈
自請試事庶幾食功還朝遠已踰年於法又當為郡遂上煩於聽
察因俯徇於悃悰假以名城榮其將母既無烹鮮裝錦可採之譽
滋有羸瓶脫輻不勝之憂斯蓋伏遇 某官以通事君有功及物

推明先朝典章文物之具崇養在位靖恭正直之心蓋欲羣工助
成累盛故茲優寄猥違非宜忘朽木之難雕責駑馬以勿舍人安
其分事可以興况復此邦素稱難治某自顧無術但知用心豈惟
紳飲盥洗才薄不足以化民亦恐枉後憲文威克未可以濟務尚
稍寬於鞅策得小假於歲時倘有秋毫上酬鈞造

本州到任謝執政啟

蘇子瞻

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之人到郡決白汗
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稀稍吏民習知其遲鈍
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安閑顧此忝愚亦蒙徵幸此蓋伏遇
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在
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某敢不欽承令德推
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客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
悔尤少償知遇

潤州到任謝執政啟

張子韶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文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
為在天而况修辭寡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濶迂每在衆人之後
則其投閑置散憲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某孱孤一介
憔悴餘生困筆楚者十年追飢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
於功名始謏寘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
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豈
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駑馬自
竭驥歷塊而已超神山在前風引舟而忽遠尚叨便郡獲養賤軀
盡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 某官曲成萬類繄使庶工直鑄
蒙錫集之未嘗遽廢大采小補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
棄獄訟希簡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為之清快庶餘
齡之可養幸沉痾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陳州到任謝執政啟

翟公葵

罪覺餘生為忘身於祠館懷安晚歲永畢願於桑榆忽分符竹之

榮復有民社之寄顧於謬戾仰愧甄客伏念某處既近危動而得
謗了何知於情愛久已昧於周防少苦病良無復事為之志晚嘗
憂患益頽榮進之心頃以謝章再罹謫籍一捐身於眾口投散地
者四年奪釜是憂誰肯食漿而五醜翳桑之餒僅能餬口於四方
敢圖流落之餘終預春憐之末尚容假守使得食功恭惟 太師
經緯人文燮和天緯維持國勢於九鼎以福四方網羅天下之眾
能不遺一介獨茲枯朽之質倍費封殖之恩雖無責報之深敢忘
施德之自復神明於舊觀已惜昔非措步武於夷塗異從今始

齊州到任謝執政啟

寢命西垣仍叨內閣分符東海尚玷名城亟遵通以疾驅方下車
而觀俗請問故老延見諸生周漢楚之舊封覽山川之形勝帶牛
佩犢襲土風奢侈之餘褒衣大招有掾曹舒緩之俗顧面墻之不
學懼製錦之徒傷伏念某志古好修與時寡偶早從前輩聞長者
之遺風晚託後車竊先生之餘議自以附青雲而施後世無愧昔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人豈云懷琬琰以猥塵埃分為棄物叨踰近服謬竊寵名食厚祿
以自私辜大恩而不報恭惟 某官儀刑四海師表萬民樂天下
之英才收海內之名士乃如樸櫟亦預甄客雖剝煩治劇之未能
倘奉令承教而猶可眷茲齊地著自前聞求善政之所存去當時
之難遠師治道於相國當以清淨而容姦遵遺俗於太公庶幾簡
易而報政

宮州到任謝兩府啟

分守符於支郡苟以衣身觀治行於臨民使之從政愧非其任命
不獲辭伏念某少自刻修早罹憂患風波終措久負於念昔人哀
病懷安了無心於世故頃由瑣闥屢乞州藩自惟無用之軀宜處
不爭之地終煩封殖得遂便私此蓋伏遇 某官經緯人文燮和
天緯謂論思於侍從能體朝廷使領職於禁嚴增榮湖海庶緣寬
假暫就退閑敢不祇奉官箴仰承憂寄拙於謀己惟無愧之為安
忠以事君願何遠而不報

滄州到任謝丞相啟

城高池深壯矣萬夫之守地大物廣富哉千里之封惟偉人可以折衝非惠術不能媿俗先朝備禦雅資武畧之長累世承平優假使華之舊如某者斗筲小器章白腐儒自知斷斷以無他不善沾沾而自喜涉世每謀於揭厲謀身素拙於從違安以乘流自信河中之水疲于抱甕豈知井上之機才屢試而無聞志已衰而不警猥叨進拔稍躡等夷澤虞從大夫之招已乖去就小人乘君子之器自取顛危濶踈初出於智昏謬悞殆由於魄奪何奪有言之悔幾成不救之誅屬大事之告終法難可貸論有司之失職罪復何辭方且刻骨退思屏蹤待竄魯趙歲酒莫知薄酒者為誰臧穀亡羊何但讀書之無罪遠從寬典猶領名藩借朽木以可雕收殺惟於已弃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王體柱石廟堂裴度之才上所用武公之後人無不宜大器以天下為公至誠得仁者之樂無一夫之失所雖小善以不遺曲全孤生尤被厚賜雖江海之量無待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細流之歸而燕雀之軀寧忘大廈之託誓殫夙夜少補毫分悔不可追願何功於犬馬老當益壯庶有得於桑榆

潭州到任謝執政啟

卧尸虜祿豈罪之所宜戾起玷優除覺疲駑之弗稱橫恩過渥感涕難收伏念某受才拙疎賦分寒薄每塵委使狂妄居多雖叨寵榮咎愆隨至惟其甚愚而不知愛所以既老而無所成囊自抵於大病猶近居於善地旋歸故秩仍假祠宮洒掃先廬撫育孤幼既畢諧於私願誠無憾於此生忽驚沉廢之需蹤復玷陶鈞之大德假之方面寵以職名矧長沙之奧區寔先人之舊治地大形勝民庶事繁自憐愛傷之餘不稱師帥之選此蓋伏遇 某官以孔孟之道德兼愛稷之謀猷左右千載之昌時發揮百王之能事博收羣策允迪庶功顧雖疲駑亦弗捐棄某敢不更堅微尚增跂前修老馬之力已疲猶能識路病雀之生無幾或可酬恩

太守到任謝兩府啟

洪景伯

十六年之去國久隔駕行三千里而溯江遠叨魚契焉依履屐敢
後書郵伏念某生也多艱少而自苦頃中含沙之射遂傷偃月之
刀寃聲不徹於九閭薄宦退飛者一紀幸改絃之盛旦得夸組於
小邦窮猿投林見微柯而亦喜枯魚涸轍得涓滴以更生茲蓋伏
遇 某官勲聲邦基望崇人傑採金匱六韜之秘分狼弧參伐之
威貫日月以輸忠挂犬羊而奪氣袴襦安堵洽惠露於羣黎樽俎
折衝作長城於重鎮某自矜骭髀獲託悒悒異世荊州復有依劉
之便列侯萬戶何比識韓之榮

太守到任謝參政啟

攬轡登車方按星沙之俗求田問舍偶當衡岳之陽禮謹防嫌義
難徇默爰罄籲天之請遂成易地之宜弭金節以言遙剖銅符而
出守永惟思眷實自吹揚伏念某才匪雕龍學同刻鵠徒循一身
之謏見式逢千載之昌期俯拔駑材曲加器使頃從散地分澧陽
二千石之權荐奉皇華萬廣右三十州之治徒飽黑霜之變莫殫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圭黍之勞茲以轉漕湖湘觀風郡邑屬九曲迴鑿之境有一戍負
郭之田念將激濁以揚清敢後疏源而正本輒干著定庶遠嫌疑
敢祈當守之無容迺俾承流而宣化况武陵故郡常德新藩左連
川蜀舟車之衝右控辰沅豁洞之險農桑千里雞犬萬家比膏瘠
於瘠允今既清於舊染東阡西陌雅多安集之民白叟黃童咸仰
中和之化當求成德式見輿情簡及非才實為匪稱茲蓋伏遇
某官身肩日月量括江湖確然許國之誠心富矣濟時之妙畧何
衡任重欲使君為堯舜之君魏謩青難能致治幾成康之治爰自
樞庭之峻密旋參政府之森嚴德博位尊謀深慮遠旁採袖楊之
善薰收澗汜之毛遂俾遊從亦偕顯設廟方勤於職守政阻拜於
光儀陳義甚高倘不遺于故舊餘光所逮猶有望於比隣

太守到任謝執政啟

楊萬里

一麾出守初引疾於清漳再命茲恭忽考功於馮翊欣去天之無
遠感易地之有從伏念某乃心山林漫仕州縣頃緣諸老願悅其

狷者之風上達四聰偶墮在勝流之數技乎摩密未益之利真彼
寒空鷓鴣之班顧志在於好修乃忽忘其冒禍又復妄發不勝汲
黯之狂非所宜言正坐漢家之法微公朝之寬大豈孤迹之全安
載言將母之歸有獲拜州之請既違拱北自分落南有命自天對
越十行之寵舉頭見日恍驚三輔之還謂播物之不私矣窮人之
及此茲蓋伏遇 某官道隆開闢忠貫昭回舉五三六經之微言
盡發揮於當世書二十四考之丕績將遠過於古人旁招送道布
列中外夫何近郡輕畀非才某敢不策其鈍頑繼以夙夜仰惟美
意豈詭其俗吏健決之能借曰不功猶守其腐乳儒撫字之說

太守到任謝宰相啟代

耿元鼎

香火奉洞霄之祠甫安閑退管籥居雒邑之守遠冒寵除遂命靡
違宣風云使伏念某少多奇蹇老益齷愚晚負二三之臣初亡千
一之慮允懷報國茂書橫草之勞應懇籲天嘗有負薪之疾動闕
心於藥裹思炎背於茅簷少輔頽齡方從間館門棲金雀未賒禁

東武劉氏嘉蔭錄宋本校鈔

闈之趨符佩玉麟更被鄉邦之選江山好在宮闕巍然顧委寄之
非輕愧僥踰之已甚蓋伏遇茲 某官英猷經遠律度包荒進不
隱賢盡闢大公之路坐而論道行陞上宰之權謂大臣而慮四方
欲一士而制千里茲辱記存於簪履豈由入對於冕旒某上冢過
家敢不顧瞻於喬木中流擊楫能無慷慨於長江

太守到任謝執政啟

周少淵

淮海遷居作投老揚州之夢江湖得郡慰平生魏闕之心廷見吏
民敷陳德意哀遠興嘆感幸何多伏惟 某官柱石本朝陶鈞庶
彙老知壯決收拾無遺巧詐拙誠照臨盡見察丹心之可寄恰皓
首之無歸特假名州以光莫齒有民有社固當自竭其愚足食足
兵猶恨未知其術更祈寬假庶免曠瘝

太守到任謝兩府啟

李成季

待罪平陽幸免曠官之責承乏泗上復叨假守之榮材屢試而非
長恩愈深而知懼伏念某器能淺薄學術迂疎適會聖時依緣仕

進一登朝籍已孤報國之勞五領方州久濫長人之寄提蒙優借
仍許再留遽遷督府之名藩俯在陪京之近服河山環絡疆井浩
繁宜有聞人以資良幹豈容朽質輒玷誤恩此蓋伏遇 某官大
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神之會作成大小之材過憫孤蹤與更
善地敢不奉循詔令究志事功十駕雖勞莫不忘於夙夜一毫有
補庶無負於堦銘

太守到任謝鄰守啟

楊萬里

僥倖得州僅能如斗逡巡避地未免猶墻建茲入境之初復有善
鄰之幸恭惟 某官才堪治劇仁足撫疲李將軍之才器無雙虜
皆知畏黃穎川之治功第一課已上聞雖是小邦介乎大國庶緣
資藉少竊便安願偕齊魯以同盟敢効滕薛之爭長况大君有命
方建萬國而親諸侯則以善人為邦當睦四鄰而蕃王室微風蕞
爾高誼赫然愧馳謝以未遑徒望風而遐想

太守到任謝兩府啟

晁子剛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祇沐朝恩遽更土寄委民權於懦守付兵畧於迂儒內省叨逾竊
增愧惕伏念某雖安義分誠乏智能直過聖時夤緣顯用斗筲之
器無少補於毫釐蒲柳之姿已一周於甲子進當事任難強勲勞
之約交親退藏林畝何蒙知於大治猶改命於邊藩此蓋伏遇
某官輔相隆平記憐孤遠欲因常事以致異材弗道陳人用薄厚
俗某阻造庭而敘感第引領以馳心勤倦厥哀唯畧於是

太守到任謝兩府啟

二年待次粗充藜之甘一日莅官不遠松楸之慕藿獲此便安之
計盡繫特達之恩竄以兵動以來民勞滋甚急征橫斂輒為氓歎
之瘡痍倦令煩文寔失吏曹之綱紀故茲州郡之寄必繫師帥之
良寬宸衷之顧憂助藩維之扞蔽必得奉行詔令有驅馳徇國之
誠綏撫里閭知惻怛愛民之實無背公自營而費靡於帑廩無施
勞伐善而徵俸於官資庶幾東漢循吏能興治古之風盛唐守臣
皆蒙光寵之福而某者迂愚自守拙訥無它刻意古書無不欺於

暗室強崩流俗常自蹈於危機久親州縣之勞粗識簿書之守江
淮三館謬從英俊之游山谷一麾再冒承宣之寄初無見効猶辱
記憐哀境倦游不失東平之風土故鄉在望何啻永嘉之江山廟
此叨踰志由獎借茲蓋伏遇 某官清明旁燭廣大兼容收拾人
才用仲尼之忠恕經綸國事得武城之公誠方疇牧國之勲入踐
階符之次擢闈樞楔用成匠石之功脯腊腴腴聊備富家之積致
茲孱瑣亦被甄容叨廩祿以活妻孥奉教條而修職業某敢不清
心率下戮力奉公躬駑馬十駕之勞詭刀一割之効

太守到任謝監司啓

叨奉新恩復還舊治勉涓時日恭布詔條幸庇之不移託益鄉風
而增慰伏念某任雖竭節才不逮人荷寵祿以頻煩校事功而寂
蔑惟浙西之都會冠江南之浩穰湖山信美於它邦獄市亦繁於
諸路故當平日尤重守臣豈惟疎拙之資可稱承宣之寄賴餘波
之遠及庶賤迹之少安此蓋伏遇 某官奮時顯庸若古膺使蹇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蹇匪躬之故恢恢游刃之餘激濁揚清因且正義而直指匪瑕含
垢又將內恕以及人某蒙眷已深莅官茲始屬有郡符之守未遑
賓謁之趨

移郡到任謝執政啓

叨膺詔禮就易州符朝辭於越之鄉暮及句吳之境荷恩優便撫
已競慚伏念某材資無它志願有限端遇明良之會浸尸寵祿之
榮持橐趨朝涓塵弗效懷章補郡歲月浸淹矧茲督府之雄實冠
浙西之任昔嘗暫至笑坐席之未溫今復重來喜青氈之不改夫
何庸安有此叨塵此蓋伏遇 某官贊相天工弼亮帝業望有累
朝之重治皆三代之純野無遺賢既翹翹之畢刈人不求備亦繼
斷以兼收故雖散材尚不遐棄某敢不體國眷倚視民戚休講朝
廷法令之源推庠序孝弟之化所願民安其業非以求名不欲食
浮於人庶其寡過

太守到任謝大漕啓

邵公濟

上自免之書求歸故壘奉報可之詔近易偏州睇窮途而少留撫
初心而自愧伏念某學不足以自信智未可以與權深虞毀來願
以嫌去桑梓雖非故國松楸實寓空山籲天有辭易地以處茲蓋
伏遇 某官早以盛德載以能聲陳義甚高自負至重二都相接
去國之念則同百年舊遊通家之好故在猶託喬公之約深悲任
昉之孤特未忘於平生似欲華其晚景某敢不益思未至更慕前
修已知朱墨之可親不嘆鉛黃之久弃終不卹孤危之迹期無負
凋瘵之餘欣幸交深敷宣罔既

太守到任謝監司啟

祇命宮祠久遠從臣之荷橐叨恩民社復分刺史之虎符景仰下
風切依條教此蓋恭遇 某官精誠許國術畧濟時願朝廷寬大
之詔書慰父老傾聽而扶杖顧如衰朽敢自懷安冒東海之優除
或容病守依穎川之厚德未遂馨承

太守到任謝監司啟

東武劉氏嘉蔭叅宋本校鈔

伏以窮關閑寂方追蓮社之遊大扉蕃宣遽被楓宸之詔永念凋
殘之後詎堪衰病之餘屬在提封惟深欣幸恭惟 某官孤標邁
俗令德宜民咸推通敏之才獨勵澄清之志行膺寵渥入踐清華
俟使節於郵亭尚稽簡牘奉私函於記室聊敘悃忱銘感之懷敷
宣罔喻

聖宗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七終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八

謝到任啟

倅到任謝宰相啟

守闕頻年將丞九府蒙恩易任獲佐一州自顧無庸聊為甚幸嘗謂今日任用之流弊正惟仕途壅塞而不通方來者既鼎鼎而莫容已得者復顛顛而望次廟堂無以展輪才之柄賢否不免起同滯之憂將欲救本而澄源是必易新而洗故雖更張之沸衆實通變以宜時惟中下之材不可語上所謂東西之遠亦命之從既為之負外以置官猶得於治中而從事身雖出補恩等留中茲蓋伏遇某官掌握化樞恢張國紀受人主之寄而能任其重當天下之責而不辭其難方且舉賢而後能將與立政而任事謂官有定負則無以容招徠之彥而朝無幸位則將可塞嚙嚙之門爰考班行一新號令匪於中外之任而有輕重之心特拯弊源以張公道寧使下士尚懷失職之虞乃如設材亦在甄收之數某敢不激昂

駕蹇砥礪冥頑上承師帥而輔宣仁風下與吏民而共安聖澤然
叨餐江表雖已知半刺之翱翔而翹首日邊尚猶恐青冥之蹭蹬
輒自忘其枯朽之質願委心於造化之爐

倅到任謝宰執啟

趙承之

恭承朝命遠佐侯藩視事之初拊躬以懼伏念某涉道素淺受材
本疎蹉跎場屋之餘偃蹇縉紳之後少年有志頗妄意於功名晚
節無竒自忘懷於軒冕徒覺信書之誤詎成稽古之勲貧何甚以
見隨老不期而俱至一屢足矣寧希僦石之饒三徑蕭然未免弦
歌之願因驅馳於薄宦益乖負於初心豈期播物之私猶軫向隅
之念願勉強之不足何以踰人謂更練之有餘尚堪辦事遂奉因
能之任俾承乏使之行而况望重題輿古用優於名士地當分閩
今實冠於列城詎宜衰朽之資可稱選掄之寄此蓋伏遇 某官
以道輔國用人事君雅常兼於求全務以勉其為善麟角鳳狀既
待用以省宜蟬腹龜腸亦屬厭而自足致容駕下獲預甄收某敢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不謹布政條粗親官治白頭趨府雖有愧於平生上馬據鞍猶未
忘於矍鑠底勤夙夜少効涓塵

倅到任謝太師啟

末技無堪已辜妙選大鈞不弃復切寵除積恩彌重以如山圖報
唯堅於匪石伏念某窮窮一介少長百罹識類并蛙蓋拘虛而弗
寤身同轍鮒僅得水而復生猥緣袍襮之餘濫綴吹竽之末五年
竊食服勤道德之間百指銜恩鼓腹忻懽之上一從辜去再沐陶
成拔於窮老之中處以刺史之半平分風月敢自効於昔人貳布
詔條號同流於玉化夫何幸會有此叨踰恭惟 某官柱石皇家
津梁學海大功皎若與日月之齊光素養浩然覆崧岱而若履振
斯道於狂瀾之倒安羣材於大厦之施有若標銘之資洵煩甄治
之播某敢不靖共履位肅括裊躬思激屬於駕材異協成於靜治
居尺五天之近地密藉庇休乘二千石之別車庶此曠啟

倅到任謝執宰啟

耿元鼎

江湖解組甘從三徑之歸廊廟提衡濫辱貳車之選感恩無地負愧如山伏念某才不逮人學纔為己一經皓首已孤螢雪之功五斗折腰徒為米鹽之事念此浙東之勝莫如吳下之佳然農桑半廢於水旱飢饉之餘財賦一空干戈擾攘之後於吏文深巧民訟囂煩調度急而小民嗟不急又無以供上司之命賦稅均而勢家怨不均又無以息羣人之爭風波旋起於平原玉石坐焚于烈火故舊令尹之政去無待于及瓜而衆楚人之咻喜方聞於破竹十手所指三思後行自謂家風之賤微安敢求達於當世復加天性之愚拙幾不見容於此邦敢期智伯之知終弭國僑之謗問歸艮於天際方辭虎寺之故闕奉新詔於日邊更作龍舒之別乘既叨苟免仍辱誤恩皆我公造化之私為賤吏遭逢之慶恭惟 僕射相公道隆海嶽聲振乾坤漢蕭何為關中之謀咸推遠度商阿衡任天下之重終享成功弥堅許國之忠每盡致君之術謂建非常之業當以人物為重輕欲收磊落之才必於政事觀賢否安石之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言不負寧愧於本宗魏舒之薦所知不嫌於同姓顧如檮櫟何補涓埃聿膺譔牒之榮亦玷簪纓之末略其不肖借以餘光敢不恪守官箴欽承世業講治源以助濟川之手問民瘼以宏醫國之功庶答洪恩少酬微志山有木而工必伐已蒙義負之收淵生珠而崖不枯更願本枝之共

倅到任謝尚書啟

叨榮冊府舊北斗之名假寵緹屏行藉卿雲之蔭瞻承顏伊述詠德彌深學海龜龍俊林冠冕深方履坦粹然白璧之無瑕浩氣養剛直若朱絃之不撓步禁塗之密勿殫從橐之論思抗旃揚疆外之華執憲聳朝端之望聽履星辰之上嘗坐總於銓衡運籌帷幄之中嘗陪參於密畫佇奉十行之札亟歸兩地之班某久服聲猷幸依德庇見蓋公而問治道即遂承繼陳仲而坐題輿庶幾稱職薰風初扇鶯暑驟升願調列鼎之羞式副凝旒之眷

倅到任謝左司啟

仰盛德之門牆夙懷嚮慕佐列城之條教茲幸趣承已奉官箴敢
陳竿牘伏念某稟資極陋賦分至寒家世所傳惟禮樂詩書之習
官途寡偶因塵埃筆楚之間念齒髮之尚哀惟事功之未立再試
尹何之尹深愧空餐一題仲舉之輿慮聞善狀幸逃吏議薦冒除
書自欣遲暮之年獲遂依歸之願此蓋伏遇 某官直清溫厚博
大疎明文章輝光如引星辰而上議論磊落若決江湖之流蚤擅
美於儒林亟蜚英於朝露一言寤意三接疏恩公府簡僚藹著弥
綸之譽大邦作屏懋揚豈弟之風方聖明總攬於權綱而耆俊還
歸於臺閣諒已載馳於三節豈容敘惠於一方遂躋禁案之嚴庶
懋朝紳之論自惟疵賤嘗辱記於在記室之幅書久榮藏於十襲
奉黃堂之坐嘯方仰託於二天

倅到任謝總領啟

祇奉除書濫分別乘想駕行之昨夢如在元霄懸驥足之非才詎
能千里幸託解懷之庇庶安蹶跌之蹤恭惟 某官智略著邁襟

東武劉氏嘉蔭錄宋本校鈔

懷日月英規邁俗豈惟藝出於千人妙手撥煩蓋以身無於數品
早膺時用深結主知進陟成曹萬列星之瑞彩出司軍賦總萬灶
以贏資倚須召節之頒亟步禁途之邃某邈違魏闕四佐山城鶴
鶴之棲一枝已逾素分河潤之及千里尚丐餘波庚伏云初炎啟
未艾異精調於鼎鍊即茂對於寵光

倅到任謝臺寮啟

馳驅弗駿謬當驥足之衢峻絕莫枝遐仰烏棲之府念已恪次敢
後修誠伏念某人品不高天賦甚嗇早遽落於學殖莫寧其華晚
竊游於官塗祇摺其翼游累勞日屬見周星自知置散之宜乃復
托虛而進樞機宥容之地驟爾編摩風波頓撼之蹤居然歷落豈
期宸命誤畀倅符况茲十國之為連重以貳都之居守非人安可
念於化以同流有德則宜庶不空之載諫豈伊孱陋堪佐使令茲
蓋伏遇 某官照采英纒統真聖域汪洋大肆追作者自得之文
涵養益深有浩然不屈之氣結春簡清閑之晏陪校讎宏遠之群

爛東壁之輝光盡披綱帙進南臺之科舉助振紀綱雖寧乎風采
之聳聞而薰然慈仁之霽著是致虛薄亦濫選登某敢不增益未
能磨礱其鈍視封畿之千里當共布於寬條庇廣廈之萬間恐或
遺於謹城

教官到任謝師相啟

自笑陳人已分汲薪之困適當昭代輒叨融帳之榮撫小已以無
堪揆私心而增愧竊以國家貴飾治體鼎新皇猷修文德以來遠
人以柔道而理天下賢關中闢蓋將恢教化之源鄉校旁開益以
遴師儒之選矧豫章之名郡寔方面之雄藩想韓公未見之江山
遙增爽氣即徐孺已往之人物足見風流必得英髦為之表倡如
某者資才冗散術業迂疎編因謝於絕韋硯自慙於穿鐵雖早歲
獲薦於鄉老中年始擢於春宮繆風木之悲速繼無復星槎之興
追營寸祿就養偏親雖外任尚須於數年在私計已出於萬幸茲
蓋伏遇 某官以時人傑為國棟隆天使資於中興民自期於允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覺節更夷險業茂初終奮王臣不顧之躬昔程嬰而未稱存趙全
天子莫大之孝今魏絳而豈止和戎扶王室已大於勳勞下白屋
方勤於吐握故茲辱陋亦預甄陶某敢不增所未聞堅其素守可
以為師矣敢希前哲之餘必也正名乎尚冀舊恩之復

教官到任謝執政啟

晁之道

明廷第頌俾先英俊之游哲匠掄才服在師儒之列內自知其不
稱眾或以為過優已奉官箴敢陳謝贖切以熙寧造士肇新教養
之官元豐正名益慎簡試之法入無僥倖學有淵源逮宏詞之設
科乃神考之遺志廟甚高之選將必得當世之異人而不振之文
無以副有司之盛意豈招徠之日尚淺而好惡之論未同致使甚
愚亦玷茲列羞為陵後敢懷宿將之私愧在盧前猶有虛名之懼
尚塵優渥俾長諸生許以自謀俾之易處問淮南之米稍寬衣食
之憂浴沂上之風遂得弦歌之樂為之四顧而滿志庶乎一割而
有功矧茲虞舜之舊都猶有五通之遺範敢不自勉非以為榮此

蓋伏遇 某官頌大高明中和沉毅盡性之學頌游夏為未深絢
道之文笑淵雲之已陋蓋自一言合契三接疏恩已推經濟之才
宜在巖廊之地而險夷不易其操卷舒愈見其賢載協卿雲遂躋
公衮惟神考所以遺公於今日之意而執事所以効忠於本朝之
心氣合而志同雲蒸而雨至方且修明百度追光華於二帝之時
惠綏四方使混同乎一家之俗謂所當先者學校而不可廢者人
材本原先朝養育之心修舉一代作新之法元勳偉績固當寫之
麒麟盛德餘功猶足化夫蠶蠅自憐固陋深倚生成載念某門戶
已衰蹤跡不振五世素業空惜雕零千載明時尚思奮發而賦才
駑下與世濶疎譽未信而毀已加志雖修而身因愈仰惟知奠獨
異等倫褒借之榮衆人為之改觀提攜之力大恩至於忘言實我
先人接公異眷於其異息惠以不孤德並決乎幽明士益歸於風
義倘終憐其志願俾少効於涓塵豈不知鳴盜之已卑猶以為陶
鈞之未荅望平津之館悵奔走以無階登闕里之門希步趨而莫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及惓惓之懇望難周

教官到任謝漕使啟

熊子復

陋巷六箝猥需避次修塗百舍終抵冷曹稍無溝壑之憂仍有簡
編之樂竄以近甸之服五百里實迎帝京大郡之生八十員是崇
侯津肇興東晉浸重南徐屬當昭代之隆薦有鴻儒之寓陳秀公
之名理既久漸摩蘇魏國之典刑尚存膏馥雖虎帳薦更於戎役
而鱸堂不廢於誦絃宜得老成以開後進某寒鄉賤子脫輩孤生
名則甚微半世選舉而始得學雖弗輟過時勤苦而難成昨脫邑
功曹之勞遽叨郡文學之選此蓋伏遇 都運秘監發明古學成
就人才曲憐窮苦之蹤俾竄細微之祿某雖慙樸拙粗識徑庭願
守初心耕道而獵德更推餘力種學而績文不知所裁亦可弗畔

教官到任謝監司啟

李成季

服鄉校之官已非其任據先王之席尤濫於名蓋師不可以少知
器必先於自治為無本何所取材竊祿太優反躬知懼伏念某

性資煩闇學識迂疎乏蕪人之能誤當聞道之責聖賢可仰何容
客握管以窺天豪秀滿前良愧奔蜂之化蠋而况俯仰一室沉酣
六經無簿書紛更之勞有朋友講習之樂退惟僥冒宜自激昂敢
不考上下責實之時循終始修己之教講道勸義庶無曠於厥官
論世讀書將必行其所志

簽判到任謝上位啟

黃卷無功取名過分青衫試吏觸事面牆自惟空疎不腆之人辱
在奔走奉承之數詎勉就列愧感無容伏念某生而多艱學僅有
志揚雄思苦初不為場屋無用之文李廣數奇蓋已動山林獨往
之志蔡藿雖無太羹之望畎畝遽忘華軒之恩解詩書之布韋人
以為忝位幕府之僚佐力有何功此蓋伏遇 某官以絕人之資
任經國之寄雖陳力就列未嘗一飯而忘君若大旱作霖夙儲多
士以待用俯首不肖放懷並收植木而取材培壅灌洗助其長範
全以為器方圓小大惟其成曲憐毛義之有親漫試尹何而為邑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某敢不舉足可法以口語心履地戴星或庶幾委吏之當啜菽餘
水亦足為貪夫之烹

幕職到任謝韓相啟

蘇子由

頃違軒闈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都雄盛號稱河朔之
上游職官卑微最為府中之末吏事既其夥議皆得參顧惟淺庸
何以堪處而况旱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犴獄填委是健吏
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惟 某
官偉量絕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切觀佐幕之司似若
無責之地勉強以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
強少荅知遇

制屬到任謝席帥啟

毛伯穎

哀年冗吏已分湮淪上府賓僚遽叨愀拔醜庸就職刻骨銜恩竊
以砥行立名士固難於知己干時求進俗多競於呈身銜鬻叫呼
蚤緣請託倚聲名而挾形勢廣布梯媒衝車馬而走塵埃徒勞筋

骨招延進用者既出於勉強裨贊闕決者宜急於奉承曾無惻怛
忠厚之情豈有綢繆事業之効流風既久習氣為常况當天步之
艱難政賴人材之經緯殿邦分相遠繫柱石之大臣造席借籌宜
得金蘭之上客爰自旌輿之引道但聞簪笏之同風持帚於舍人
之門彈鋏於公子之室爭先自試願充賓客之供負謹簡不輕宜
極士林之高選如何收置乃及安庸伏念某智術朽虛才資暗陋
甘嗜古人之糟粕遂成涉世之膏肓謂學以潤身每劬躬而守道
信得之有命耻屈己以徇人歲月眇徂齒髮漂逝簿書箱篋但謹
守於詔條藩溷門墻亦未忘於筆硯抑優而自適游敢振厲以求
知屬聞材館之開首造和門之謁彈冠自潔初無駿茂之一言解
榻見知何啻况瞻之三語願遭逢之特異方俛俛以自慙擇士棘
闈旋忝持衡之任修容大府遽叨入幕之榮夙夜以思進退是念
才微位下攀緣無絲髮之因恩厚位高然諾有邱山之重里巷相
傳而驚嘆縉紳動色以聳觀近世所無孤生何幸此蓋伏遇 某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官蘊真儒之効稱命世之才以高文大冊羽翼六經以公道誠心
權衡萬物故於選用之際尤示曲折之情進孤士而任平賢草澆
風而厲頽俗崇功廣業方遠馭于長塗淺見謏聞將何觀於奇士
某敢不益堅素節更勵初心正學以言肯小虧於雅道得時則駕
終仰附於榮名

解鎮江任謝執政啟

汪彥章

抱虛求進常懼顛隳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替知愚賢
之無他提帶葦漚登之身出洶洶風波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
伏念某涉世多艱汚朝最久心惓惓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為昨居
冗散之中辱在記於之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
一身而畏首畏尾屢懇還於印綬願歸老於邱園會孤根叢爾以
易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鉅居井肩而亭微繆理固難全虎走山
林而係庖厨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焔燭賜震風凌雨之忻懽
雖知三至之亡疑不使一擠而遂去既曲全於恩數仍盡削於刑

書眷私無異於在庭拔拭遂回於造物茲蓋伏遇 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幽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考方鎮華夷凡受茲半面之間有蒙德終身之後况叨簪橐嘗侍茵憑雖云晚進之哀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孥免指頂於人間使揚眉於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父永記洪鈞知我春秋罪而我春秋尚全晚節

解資州任謝宣撫啟

邵公濟

濫長斯人每克勤於小物尚慙委吏竟有負於初心曾坐席之未安何為郡之足樂麥未再熟瓜已及期不以罪行得從理去茲蓋伏遇 某官藹世令聞為時偉人秉趨操以律薦紳擅文字而華邦國盛名所被善類是憑若用意於三薰豈獲私於一面某凋年易感積病益侵故已向山林而獨行特未變姓名以隱去空愧甚盛之德終為不報之恩

解合州任謝監司啟

何子應

東武劉氏嘉蔭籙朱本校鈔

石照終更甘書下下之考金華隱去素有中中之田惟遽遠於台躔用不忘於心府伏念某多奇少偶特立獨行既逾不惑之年將墮無聞之域遑遑數郡踟躕半生登青瑣而上赤墀亦云晚矣坐黃堂而飾朱轂豈所志哉徒詠蓋公清靜之言酷行黃霸寬和之說居然簡弛職是曠療昨被火符之甚嚴日虞水運之不繼從容善罷委曲保全恭惟 某官學足以為吏師文足以擅宗匠門庭器置峻甚鑿地昭然雖雅意於澄清特留情於寒俊謂鴛鴦非撮豸之器置屨網羅騏驎非捕鼠之才寬其轡策敢言大惠施及小人正此依栖俄成遠引倦游作賦免官初異於長脚瞻眺為詩去郡頗同於康樂時來可異日侍為期景仰彌深詠言奚志

解郡謝執政啟

陳履常

獲解郡章言還里閑荷庇麻之有素懷感愧以交深伏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使初無閱閱以謝生成昨者器使朔方分符近輔遂蒙易地皆出異恩惟此東州素稱劇郡盜居天下之最吏用柱後

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變枹鼓不作囹圄屢空願無施設之勞不
覺歲時之逝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身以還又逃孽戾此蓋伏遇
某官潤色皇度肅清海隅元無一物之私均被二天之賜致茲迂
拙終獲保全願雖顛愚亦知感激受一錢之贖無循良之可稱奉
三歲之暮願筋骸之難強

解倅謝師相啟

桑榆晚景甘沒泊於星霜桃李陰成費滋生於雨露自量衰朽曲
藉甄陶非土木之無知堂門闈而爭感竊念某窮閭冷族殘卷腐
儒學有志於美身仕本期於為道年踰耳順尚州縣之徒勞心與
髻凋希功名而長嘆蹉跎末路敏勉強顏半刺偏州全資洪造偶
蒙狂之驕卒勢合若林致狼狽之孤蹤命存如綫敢虞殘喘復玷
寬恩未收縱盜之深愆先錄轉糧之微績不愆而勸瑕雖匿於瑾
瑜自反而求皆若負於芒刺既及瓜而善罷欲爭李以奚從茲蓋
伏遇 某官雲夢襟懷著龜見識以何衡憫世之念為念以師保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待士之心為心學傳六經之髓而猶采取多堯文儕三代之肩而
猶收於薪樵遂令疎拙亦獲保全因以求亨載念清塗而絕望老
當益壯尤將古道以自期

解縣任赴審察謝參政啟

載星而勤於邑第守寬條採風而達於朝遽承褒札俟脫跡於雙
鳧之島許成身於集鳳之堂洪造無垠危衷有激竊以陶潛腰折
於彭澤之縣不屈而歸韓愈足及於光範之門無因以入况一雷
之封尚容於滿秩而三台之府願諾於前趨雖有吹噓實由坱圠
伏念某少迷俗學晚因微官猥以垂老之齡謬處至煩之邑自慕
馬期之為宰父方以身親人言虞詡之當朝歌至於相吊遠承歲
歉幸免民流獄偶無於滯囚賦稍寬於繁費蓋飢易食而渴易飲
暫尔相安然夏怨暑而冬怨寒久為難保審如使華之論薦乃是
儒雅之設施願萬有於毫芒寔誤蒙於陶冶茲蓋伏遇參政 學
關百聖謀契兩朝仲舒淵源固深豈管晏而可及望之規模甚遠

必周召而延留卽顯國東之崇靡間人材之細曲垂巨播稍振孤
蹤重念某景暮而志彫邑壯而務劇日閱庭訟者六七百牒歲輸
宗帑者三十萬緡或稍懈於須臾必立招於曠弛康強尚可疾病
若何儻蒙施卹山崇厚之恩使得脫湯火煎熬之厄或還津林之
冷職或昇喬嶽之散員則免俟及瓜遂歸故里尚追種柳以樂餘
生不知所裁亦可弗畔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八終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九

謝啓

改秩謝秦少保啓

久藉洪鈞尚阻瞻於風彩輒憑柔翰敢遂布於腹心姑敘萍踪少
塵藻鑑竊念某幼親師訓曾與計偕偶陳醜蕩之言叨獲馬周之
遇得地千里在天一涯屬羣萃之亂常嬰城固守持孤策而輕進
列岸分屯率衆士以登埤蔑一囚之漏網仰服天威於咫尺俯憑
將略於萬全徇國忘軀庶稍長於幼志因人成事願何有於寸功
進秩太優捫心知愧此蓋伏遇 某官崑珍粹德巖電殊姿胸襟
洞達於天人耳目淹諮於今古獨魁今古炳然見於文章傳誦四
方翕爾遵其楷式首膺芝檢緩步蓬山盡由東觀之羣書允作北
門之內相益隆人望深結主知陞祕殿之清華司臧公之寅亮指
蹤麟筆事業彪周之傳家接武龍墀勲德武莊之入相身雖處於
槐棘恩不遺於草茅遂致孱庸有茲僥冒靜言鴛鴦曲費甄陶拂



塵埃於米盞朱墨之中借光采於州縣輩流之上松筠有節期歲
晚以論心桃李無言向春深而報德

改秩謝執政啓

入直書林茂著討論之効進升朝列敢圖譽處之休食已浮勞榮
不蓋愧唯聖神之繼作實惠我師登壽俊以同寅求若予采當賢
人衆多之運廼君子進仕之時慮渾截或異於瘵官故綜覈致嚴
於序爵大明黜陟論成絕於譎張是訓用違事何容於爽侮乃若
弗遺志於遐邇特振拔於滯淹惟畀異恩濶略前比俾脫銓曹之
列徑躋拱著之聯自非豪傑特立之資豈稱優渥非常之舉如某
者羈卑賤士瑣尾頑姿仕雖迫於為貧學粗期於謀道邦畿論秀
三玷賢書朝匠評文兩塵科選獲預師儒之末往臨洙泗之濱雖
聖人之門難為言而愚者之慮或有得嗣音閱歲著錄幾人屬大
闡於嚮風首推行於德意士皆後志願觴罰以何施民自勸功者
蠶堂而亟就聖化凜然復振使指轉以上聞俄膺綸綍之恩言俾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贊成均之教法遠會大昕之講藝獲陪多士以觀光論難於前親
覲古文之化嘆嗟不足輒形體物之詞仰塵乙夜之觀濫厠甲等
之第甫叨識擢旋遭閔凶嫫嫫千里之塗纍纍三載之暮日月不
處倏驚素鞵之除雨露既濡豈無黃壤之念謂釜鍾之祿雖傷於
弗洎而邱壠之澤尚異於下流方大饗於合宮且均釐於寰宇輒
祈恩而自列蒙遷令以俯從功未畢於編書寵驟加於通籍德及
疵賤施兼存亡退者叨踰實有由自此蓋伏遇 某官功高弼亮
道濟範圍以黎獻時舉為邦謀以俊民用章為已任於禮文則循
循而善誘在彥聖則休休而有容念於才難寧其實儲肆令虛薄
曾是遭逢某敢不尊平日之所聞服古人之攸訓推孝友以為政
務肅括以裨身仰稱所蒙庶幾無負

改秩謝侍從啓

宋祁公

疏恩過厚謾緣北海之書在職而遷免索長安之末代遺尚容於
儒館抗塵遂脫於選曾恭惟昭代之太平相告異人之間出譽髦

無穀如夏曰校而周曰庠從政有餘皆賜也達而求也藝賢能不
待以舉英俊豈沉下僚命四方吏治之官上三等言揚之績銅章
聽訟鳴絃桃李之陰朱履從賓緩帶芙蓉之幕獨是改秩最為簡
才必得英豪以膺寵數某賦才艱淺聞道未愚尺鷃翱翔未出蓬
蒿之外蠢魚生死不離文字之間頗曳縱以歌商亦焚膏而繼晷
肅肅集雍之鷺吾何嫌乎哉紛紛泛水之鳧我則異於是人不可
以無學仕有似乎為貧誤身常悔於儒冠挂類羞持於手版曾參
不洎鍾漫三千李廣數奇事乖七八會廟堂之辨論復後造之賓
興既司泮水之采芹又佐皇華之攬轡遠者近者或訛爾心輔之
翼之請事斯語方詘散才之無用敢斬外物之儻來有致而然亦
足以發此蓋伏遇 某官量包山藪氣薄雲天公家之利無不為
王佐之才大可用解衣槃礴兼收墨悞之蠅至晉春客或取雷鳴
之釜願此寵陞之渥蓋歸然諾之餘某敢不戒謹隨波周旋潔矩
亨圖振翼而今而後知之國士報恩未死未可量也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改秩謝宰執啟

海國嬌媪坐閱星霜之變天朝記錄過書日月之功願影自驚佩
恩有所伏念某猥繇推擇寢奉馳驅雖周行出入之勤始終无取
而諸公慰薦之意前後不衰逮茲愆之期力猶玷干城之寄重惟
多故不敢言歸至於時豫歲和場師耀慶山行海宿桴鼓罕鳴皆
廟堂神化之餘豈表帶老謀之效胡為下考更致華階此蓋伏遇
某官道合天心功開帝典作新庶政首持八柄之公進退百僚式
示萬方之勸憐其遠外賁以榮光某敢不上體包荒毋忘責實夙
興夜寐少佐鈞調之功年除歲遷尚伸止足之請

改秩謝執政啟

叨被命書敘遷官秩爵非其稱愧見於廟伏念某從仕至孤在人
寡與蚤荷先皇之眷晚蒙嗣聖之知姓名偶記於朝廷奔走殆環
於天下雖服勤之粗久豈奏譯之能敢圖考責之聞優亦預勸從
之錫功慙汗馬仍開五等之封德謝執馬遂食九卿之祿恩雖從

於著令感獨厚於私心此蓋伏遇 某官幹旋陶鈞愛惜名器謹
三年之計吏嚴八柄以詔王致容疎遠之資輒玷褒升之典某敢
不既哀戒得居寵思危積久致官以愧伐擅之刺盡瘁事國更堅
匪石之心

築倉改秩謝上位啟

築倉會府第賣明廷猥以下才謬當上列脫身銓筦進秩京聯非
分所宜以榮為懼竊以本朝定制列聖重規務清流品之原最謹
遷改之法視考資於歲月責保任於官師小軼度程前功以之俱
廢暫挂吏議沒齒至於無成必有甚優之賢勞乃錫特改之恩寵
盡超常比弗以次升豈容因遽冒顯渥如某者受才甚下功涉學
未優勉以詩禮之所聞庶乎涓塵之可異不自知其蹇淺竊有意
於高深而賦興至寒能技又寡意所趨向必齟齬而不諧老欲侵
陵尚坎壈而未艾固已無心於進取復有志於功名幸聖政之惟
新仰睿謀之獨運出金錢於內帑付使指於外臺俾選官僚並建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倉庾幸以一介獲佐萬分僅書緜緜累日之勤甚愧碌碌因人之
請至於役無告病工不淹時極棟宇之孤騫收財力之餘羨皆自
朝廷之規畫與夫庸使之勞能尸祿是慙論功何有此蓋伏遇
某官望高而善下才大而容忠厚之風振起流俗經濟之業追
攀昔人俯矜樗櫟之微生曾是門闥之舊物旁加收採力賜吹噓
為之洗濯於泥塵得以企及其流輩亟令藉拙均被寵榮某敢不
勉蹈前修力收徃効駑駘即路固無歷塊之功烏雀懷恩尚有銜
環之報

教官改秩謝監司啟

備官泮水訖無講學之功通藉上都誤被褒陞之典覲顏就列撫
己若鷺嘗謂人材黜陟之間寔為治道污隆之漸三載考績自舜
以然八柄馭臣於周為盛此三代而上所以號稱得人由兩漢以
來莫或知其出此自重者十年而不調速化者一歲而九遷吳俊
名沉於下僚大仁或在於高位賢愚雜揉資望混并恭惟 本朝

深鑒前代秩必分於九品遷有待於四暮於皇聖考之興肇修寄
祿之格名寔既正典章一新惟是幕職州縣之官尤嚴資考選舉
之法官之六載任者五人雖未必磨不磷而澗不淄蓋爾頃言寡
尤而行寡悔或由此路遂濶步於青雲或因無津終折腰於白首
惟察舉之如此其密故僥倖者莫得而容爾惟何人守在茲選某
衣冠末裔蓬華孤生徒以窮空迫於甘旨擔簪躡筓八經蜀道之
艱難朝齋暮盥九涉虞庠之寒暑偶緣薄藝謬玷能書祿以代耕
私自欣於將母學惟為己敢有意於為師坐閱歲時大厯廩稍後
生晚輩妄見謂為可親王公大人亦或憐其有守每於公舉誤以
名聞遂令糜鹿之姿亦隨鳧雁而進退思無取殊不自知此蓋伏
遇 某官學際天人望高朝野明於國家之大體急在進賢樂得
天下之英才興之事上遂令頑鈍亦預甄收豈當益厲於擇持庶
幾無愧於名義何言報德而不守知

改秩謝監司啟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班隨鴛鴦望紫極之清光命出絲綸脫中銓之冗調循涯匪據拜
寵若鶩伏念某駿異乘黃珍非結緣千金敬帚雖乖審已之明尺
璧寸陰常激競辰之念每懷干祿異以代耕義命已決於胸中窮
達志捐於度外策名貢籍既叨經術之科措足英躔復玷藝文之
選薦繇棲棘復與采芹待闕不窮徒愧撞鐘之諭素餐何補居多
伐輻之譏爰暨更書敢陳薦格偶逃官謗輒預名聞天闕乍趨有
小臣違廟之感臚傳驟下猶當年賜第之聲上辱宸恩內慙公論
此蓋伏遇 某官權衡士類黼黻人文延譽當途每賁朽株之跡
抗章中宇過形華袞之褒乃致孱庸亦蒙甄氣回黍谷拔方資春
律之和海接星河更借秋槎之便誓堅素節仰荅鴻私

改秩謝上位啟

居官無可紀之能方慙老鈍上功有越等之賞仰荷知憐預聯郎
曹且紆朱紱喜既定而復懼寵數至而若鶩伏念某自知讀書頗
遵直道一從筮仕惟知盡忠性朴野而少文術迂疎而尤拙屬此

干戈之後來從軍旅之中或謂其靜而有謀或嗆其仁而不勇婉
畫何有浪同泛水之蓮別乘無聞豈辰迫風之騎民事正憂其無
補恩私強為其有勞劇被剗章獲階進秩赤芾畏候人之誚蒼官
竊大夫之稱賢寔不副名榮至招辱此蓋伏遇 某官性達豁業
天與英雄仗節暗鳴去降禍亂運籌設笑坐格昇平張皇雷霆之
盛威洗滌乾坤之逆氣已聞世祖賞節禹之元功即見唐宗封汾
陽之異姓某筋骸衰憊智術尋常但希杜甫之入川終依嚴武敢
意晉公之平蔡特用退之終始歸仁死生誓報

改秩謝監司啟

晁詠之

蚤服鈴曹寔涉二紀晚陞京秩便若九遷豈時命之獨違本才能
之最下幸已踰分榮勿蓋慙竊稽州縣之官最謹遷改之法有歲
考之常數有薦格之限員必中度程雖豪傑未免於積日小挂吏
議至流落遂棄於終身故士或自媒而不慙乃上欲有舉而加謹
豈容甚陋亦污此塗伏念某學淺不根才疎無用少階世貴壯忝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科名未甘簿領之迷載冒詞場之選書馬而闕已虧萬石孝謹之
風畫虎弗成寔誤伏波子孫之戒謝激昂於往日寄頽靡於餘年
性實愛閑姑從所好晚更多病因薄其官去無負郭二頃之田居
之中人十金之產悼名節之弗立悵出處之兩違素心幾何生意
無幾固嘗悔其少作實已負於初心稍振窮塗薦依巨庇茲蓋伏
遇 某官行高善下德盛無容且自任以當世之功名故每用心
於一時之人物矜其固陋之職許以無他採其窮苦之辭謂之可
教掩藏瑕垢假借光輝短羽差池莫稱扶搖之便孤根零落倍煩
生殖之功某敢不增改前修益堅短尚駑駘伏櫪猶懷希驥之心
頑礦在泥詎有發矚之意徒銘肺腑莫報門墻

謝宰執薦舉啟

三月報政未有聞五最論功曾初無所取駭褒章之溢美顧小已
以增慙伏念某智不足以通大方才不足以周事變一官補外濫
陪簪笏者三十年積歲平遷叨紆印紱為二千石豈有飛揚之譽

可當特達之知此蓋伏遇 某官稟德恢宏挺才瓌璋惟濁汪清
涓自置於胸中故片善寸長悉收於門下聰明所照妍醜畢分致
茲頑疎亦預采飾某敢不驅馳駑力電勉蓬心體國憂民一遵於
寬詔赴功興事謹奉於新書上酬委寄之私次答獎憐之遇

謝丞相薦舉啟

幕府開蓮毛處衆賓之下年章送鶚稱塵北海之先寔窘於中命
至而懼竊以愛日行義豈君子之私營為君得人本忠臣之自任
觀古薦士信心忘情或收於繆紕怨讎或取於道塗寒餓君子以
此事主壯士以此立名知人與知己齊榮報國與報恩俱顯寂寞
晚路淪胥舊風以仲父世封者齊無能公與大夫同升者魯無文
子誰獎士如郭泰使衣冠送者數千誰慕客如子儀以將相顯者
六十待以國士者未必國士取人於言者廢於人言動榮辱於中
才誤升沉於哀俗行道弗肩耻蹴與之食羹乞燭而歸希不羞其
妻妾權隱清議人欺士風直道而行得志者鮮况某者奇形遊世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影弔身標心與慮患皆危聞道及謀身俱晚衣冠事業半已負於
初心刀筆簿書或未甘於俗吏回心寸進驚念壯年黃葉落而別
家山東風歸而思帝國僊垂客泪四出都門白雲孤飛故鄉何在
望長安而感華髮歌蜀道而嘆青天父母憂之而共嗟朋友懷之
而太息誰怜晚景益謝平生慨然一過之間收乎衆弃之後此蓋
伏遇 某官百器模範群才斧斤故塗泥皆可就鈞惟榘楠不為
弃物致茲沉陋亦與題輪且報怨列夫猶起緜袍之戀而食馬死
士尚懷危酒之恩矧藜藿之賤儒懷功名於清世餘生未泯孤憤
猶存苟進思盡忠無蹈枉尋之辱或窮不失義已多結草之勞隻

謝參政薦舉啟

羞薊蕘於王公久慙俎豆開駢騶之道路猥借聲光嗟枯已至於
再三特報未聞於萬一竄以上臣退而憂國仁者志於達人鑑滯
滯於閑暇之時下韋布於富貴之後故一朝而起若草木之集明
堂而衆善所歸如百川之赴巨壑茲道久墜惟公主盟宜有瑄瑜

之材以充賓客之席如某者起寒刻苦種學淵疎五斗素餐徒喜
雞豚之養十年黃綬僅隨雁鷺之行悵乞巧以無因欲諱窮而不
可乃眷陸沉之跡登逢海運之遊龍擊電而魚枯雖有飛潛之異
玉在山而木潤豈無照臨之私姓名未聞於膺門願盼屢回於阮
眼重以不虞之譽形於有味之言千載一彈稍覺塵纓之濯十漿
五饋果由倍價之增然而才與時違事隨命拙以乘風載響之易
有覆簣為山之難春草既長孰起乘黃之病西河可激寧忘車轍
之呼語極汗顏感深次骨此蓋伏遇 某官代天長育為世陶甄
策冠羣美不救孫晁之對功高三事初無秦漢之言方問道以閱
勞乃吐餐而忘倦梁公藥籠芝桂競收韓愈師門山斗相燭致茲
慰薦俯及賤客某敢不聞喜服膺有公盡瘁觀遠臣以所為主懼
辱大名行天下得此於人能忘永好

謝刑部薦舉啟

趙承之

明月暗投幾成按劍驪珠坐獲不假沒淵寵非望以自驚聲過情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而為愧竊以詳刑之重議制之難持一定之規摹識萬殊之變態
從商既畧訓夏已訖雖李悝撰次之篇條網粗舉迨鄧侯據墟之
憲檢押寢明文積久以弥煩事狃習而生敎以陳寵之寬厚僅除
溢令之千餘非張斐之淹通孰辨較名之二十加以代遠結繩之
治吏矜刻木之名既猾賊以任威稍因緣而為市故手一上下則
真偽奚訴顧一左右而殺生遂除深文傳致於反唇巧詆滋章於
次骨甚矣牛毛之令傷哉螻蟻之刑惟一夫之或嗟殆滿堂之不
樂故治之端者在於法神而明之惟其人差詔外之一言迥分故
誤探懷間之兩劾陰有重輕決平為味於簡字玉蔽豈臻於閱實
洪惟清世尤謹丹書並儒館以聚徒借賢科而選士載命公卿之
列旁求州縣之才俾以名聞得充歲貢自匪文推亡害業茂惟良
季路片言素優於折獄咎繇滋問強允於獻囚則何以副欽恤之
丁寧膺明揚之慰藉案披數百坐馳霹靂之聲法究三千洞見江
河之肯俯循蘭草仰玷品題如公者佔畢陋儒繡文設聞學僅盈

於耳剽道莫著於心潛綴爾雅之蟲魚既非磊落習枚舉之賦頌
終類俳倡矧魁技之已殫加金科之未練閱公私而靡對夙情蛙
聲書訊鞠以不知幼慚鼠効敢意踰涯之寵遽加過實之榮願揣
己以無從宜推恩而有自此蓋伏遇 某官以道徇世與時挺生
簡在上帝之心自任天下之重哀窮吊屈紹廷尉之寬平取異拔
奇負林宗之藻鑑思賢如渴聞善若驚欲羣英皆出於彀中雖曲
士不遺於門下過收瓦礫亦預地鎔謂三尺具存不離於人事而
半通雖賤宜講於官歲特推翦拂之私俾識進修之漸敢不研求
昭憲激厲初心讀城旦之書矧粗親於刀筆主詞曹之訟當稍習
於章程異慙商鞅之少恩願學子康之大法庶幾潔已無累知人

謝禮侍薦舉啟

春伯主盟方廣搜於雋茂月卿傳諭將并錄於疎庸惟戴憲之云
初豈控忱之敢後竄以賢人引類必有為鄉本之客賤子具陳乃
預得季金之諾事誠希曠衆為嘆咨伏念 少卿多奇晚仕寡與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攝微官而獨冷温故業以自娛九仞之簣猶虧猥拘薦格百丈之
尖如合庶脫選坑此蓋伏遇 判部直院侍郎學造聖幾才周世
務中臺典禮制深刺於六經內禁代言文遠同於三代簡注即登
於所亮薦揚靡聞於么微 么自矜好音弥激懦志萬間廣廈之庇
方與衆以均歡一言華袞之褒願及今而蒙寵

謝給事薦舉啟

大賢所舉无非人品之瓌奇晚學何知首預筆端之黼黻按此虛
庸之資凜乎稱惟之難祇益愧懷每知榮觀切以志士之處世尤
重先達之知音彼在上者莫不揣摩可用而推揚則在下者亦當
斟酌可從而依附自非碩德難脫此身如得其依則一名士可以
自奮苟失其地則八司馬反以招辜必其道義足以鎮壓群心智
識足以否臧後進精神所照虽妍畢形警效既加聲稱立振豈獨
仰希榮路脫卑辱與滯於此時蓋將永附青雲借寵譽光華於不
朽非如公者孰主斯盟故夫褒衣博帶之名流咸願定價收名於

一字豈容鬼瓊有玷品題若人者稟固不靈少未更事徒誦父叔
之訓粗親師友之規五世讀書常懼風流之墜十年刻志極知紉
袴之非初被賞延繼塵糾級念吾斯之未能信何以臨民使製焉
而傷實多其敢忘學方將捐身岑寂一言覃研性命道德之大
原覈治亂安危之極致雖夜以繼晷而力不從心自顧掖櫛終難
施於斤斧誰為沁穎亦見飾於羈纓得地以歸唯天之幸此蓋伏
遇 某官直清勁正柔嘉惠和氣稟三光五嶽之全學洞八索九
邱之奧扶持名教論不說於聖人蘊抱典常達可行於天下以殊
科而自致由直道以結知兩禁通班譽益隆於封駁十連作牧恩
更厚於撫綏然廟堂至重非如晦莫與籌之矧主眷方隆願弱翁
行大用矣既昭昭功業之著猶汲汲人材之求謂旆旌有助於醫
師而牛鐸可充於律呂咸歸錄用罔有棄捐昔融落見稱於一言
况瞻更知於三語以斯而舉猶曰其難而人契未講於通家誠莫
伸於剗牘曷為過聽俾遂焉依求之古人誰其有此待以國士報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將謂何尚登君子之堂少修父執之禮聞未聞而見未見儻從容
而接辭步亦步而趨亦趨慰平生之願學

謝刑部薦舉啟

述六職而稱令每懷血指之慙辱一諾以增榮何意華軒之貴望
踰意外愧溢顏間切以仕不患於無聞善常難於舉類非水北山
人之名譽則烏大夫肯置之幕中必江東少年之詞章斯唐諸公
爭致之門下何先進後進之希偶由以賢過賢之不齊未聞鬼瓊
之无奇獲預聖明之重諾如某者有至愚極陋之累无宿資蓄貨
之因長叨延賞之恩姑作代耕之養薦更佐邑萬聞襪線之常不
學入官惟有面墻之累豈意疎庸之跡誤膺特達之知此蓋伏遇
人某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奉以法而佐長謹三尺以持平職既守
於蕭規評咸推於許旦提衡後進推轂諸生致茲無似之蹤亦預
過情之譽謂持身蕭謹猶防不戒之虞謂史事可稱尚慮惟煩之
請衮衣濫切於溫美厦屋全藉於憚憐人敢不固守官常益修士

檢一朝口腹猶知感園官祀菜之恩未技污黷尚不違主人屋食之當矧辱邱山之惠敢忘犬馬之誠苟末齒以難酬誓結草以為報

謝察院薦舉啟

幼官芹館曾何補於青衿奏牘楓宸遽沐褒於華袞寵踰望外愧溢顏間竊以炎漢崇儒必先經術李唐選士尤尚詞章開戶牖者志務專門寔邊幅者亦足名世長頭擅價大手馳聲各得一偏解具衆體猗歟昭代富矣斯文考道藝以興賢能謹庠序而申孝悌增養多士無行兩科騰騰學海之珍鱗矯矯儒林之瑞羽居為領袖允謂著適宜得通明典雅之流迺副特達至到之舉如公者耕道殊淺績文頗疎河伯順流而東始旋面目尺鷃騰躍而上不過蓬蒿未甘退藏直欲自試備員教席託茲使臺喜慰倍常蚤緣有舊今眷聖龍飛之且正英豪鯁化之時嘗附青雲獲攀丹桂雖今日霄壤之異趣然當年名字之同升嘆疲曳而瞻岩堯敢希前輩

東武劉氏嘉蔭發宋本校鈔

厚契分而論悠攸久果見可人夫豈偶然實為幸矣茲蓋伏遇某官中懷高義外借溫顏思嘉魚樂與之誠廣菁莪能育之意情瀾洒潤吐玉流輝雁陣之集於江湖豈以多而為閭雞肋之登於鼎俎曷嘗微而見遺致此孱庸重蒙題品公敢不旁披載籍盡洗陳言鈍若鉛刀或可充一割之用駸非驥足庶幾成千里之功

謝察院薦舉啟

備自羊刺早託茫於蘇天剡奏九重辱過褒於禰鷲揣省非據感激何窮竊以事君以人蘭陵之薦論惟善舉類左右之格言蓋大匠未嘗棄材而遠臣觀其所主鄭當時好言長者蕭望之多薦名儒江東三峯並播佳譽今君四俊爰歷巔途欲大後來必資先達願茲選者難手人哉公也呻吟陋儒蹉跎短運文詞散散慙无倚馬之工才術荒疎曷造解牛之妙憶初總角幸獲過庭登貢西廡濫中上舍宸庭釋褐初嘗妄效功名仕路折腰中迺益乘於志願棲蓬州縣泯沒星霜時之遠來天不終困念南泉披瞻於公表

已聞警效之音俾武林趨事於使臺更惜齒牙之論願惟際會宜
有夤緣此蓋伏遇 公官德宇包蒙談河灑潤此非煙於織棘回
暖律於寒鄉志在澄清屢攬苑滂之轡力圖經濟行為傳說之霖
油然筆端澤及部內遂令尋尺亦浣丹青公敢不拂拭塵襟磨礪
素履塊然碩鑿固已寓身於鑪錘之中最爾卑飛庶幾附翼於雲
霄之上當圖一得以報萬分

謝郎中薦舉啟

寤寐韓門久廢泰山之仰發揮孔思遽貽華袞之褒愧溢於榮得
非所稱竊以皇家有薦舉之法仕路無淹滯之材在上引類者欲
廣於搜揚為官擇人者不輕於許可自頽風之奔競嗟此道之弃
捐或託之權勢以求迂或干以苞苴之取寵既賢否之難別宜毀
譽之不公况瑣瑣碌碌之亡奇復踽踽涼涼之可笑敢意荒疎之涼
迹謬膺特達之知如公者派出銀潢慶流玉葉薦學有慙於歌向
多文莫絕於閭平偶陪之英濫折東堂之桂南國已玷縉紳之妙

東武劉氏嘉蔭錄宋本校鈔

選敢辭州縣之徒勞雖不自承愧蓋田之往躅然為委吏晞闕里
之高風初無蠟木之先容忽有夔桐之異遇茲蓋伏遇 公官高
文行遠厚德鎮浮擅吾道之津梁湛人材之水境夙能映窓之趣
古學精深更揚擲地之聲英詞瞻縛為寸長之足取必宏亮之兼
收故竹頭木屑之不遺亦馬勃牛溲之並蓄致茲辱陋猥被品題
公敢不盡瘁於公持身以潔念天支之擢秀已佩過情俾儒席之
推珍寶資延譽儻无泰宗英之美庶少酬國士之恩

謝侍從舉換文官啟

誤塵恩命特易班資度德无堪撫心增懼雖去彼取此均曰服勞
而舍短用長粗知從欲再循幸會尤切兢凌昔者朝廷分建百官
文武均為一致逮乎選舉不一仕入寔分儒生擅文雅之風武夫
夸疆場之任國家病人材之偏廢開吏道之通規或冒厥官亦從
所志去東曹者素寡脫右部者寔難初試其藝則十或取三今薦
而用則百不得一如公者性質凡闇智識謫拘姑求得祿以養親

安暇擇官而就列一劍之事誠有未知六藝之文乃所願學艱關
末路困折萬端殆將等於臺輿豈知供於呼召竊論先王之糟粕
人以為狂進登君子之門墻已猶知愧栖栖俗狀役役半生謂秦
無人敢辭清議與蒯為伍頗屈素心已甘孤宦之飄零忽累大臣
之論薦遽起常格曲爾優恩此蓋伏遇 公官一德亮天大鈞轉
物攬多士而並用拾寸長而不遺致此微蹤俾更舊秩敢不仰圖
報稱益勵踐修躍冶之金固已不祥於物弃溝之水猶將有用之
材

謝給事薦舉啟

卜結茅之地斂翼故棲玷薦賢之書方駕時俊名浮其實媿溢於
願伏念公智短而迂器近且陋龔勝非撥煩之吏王融無御人之
才唯自知之甚明宜去歸而從好豈期弃物借重名卿此蓋伏遇
給事贊讀振藻儒林飛聲華旦春倚斯在進陟東臺之崇體貌迥
殊獨高宮府之選行當揆路盡致英才夫何沓報之人亦被簸揚

東武劉氏嘉蔭篋宋本校鈔

之賜公年侵衰髦耄日劇厄辱得入帝城敢希於聖世躬耕谷口
誓畢其餘生但負感銘无階圖報

謝給事薦舉啟

趙德莊

望出非常頃幸瞻於約履喜必溢美俄誤被於哀章誰為執事之
欺寔愧過情之譽竊以惟喜斯能舉類何世而不生才由是非之
弗公致名實之並亂儻珍蕭艾蘭自閔香或貴砒硃玉將韜擗自
匪職高此眼名擅許評素領袖於儒宗孰權衡於人物如公者履
雖近用襪線短姿僅存一得之愚動有五窮之技蚤游藝圃謂編
簡之甚靈逮涉仕途覺儒冠之多誤侵尋歲月踉蹌風波志空大
而莫酬才愈疎而難用視古猶在顧影自憐勉為米以折腰漫操
刀而製錦豈解破雞而得粟但聞歌甌以生塵萬補公家政虞官
謗遽辱薦論之及深懷尸素之慙彼執手而上駿明言應可采倒
屣而迎玉策才固攸宜未有進趨終望於光塵蹤跡方混於俗吏
亟蒙簡拔以軫連淹味特達之深知見品題之好語拜嘉甚寵戴

德何窮茲蓋伏遇 公官雅量鎮浮高風立懦肅肅備禮樂之器
森森聳梁棟之材無助是為正人不吝乃見君子十年去國共驚
滄海之遺珠一日之朝遂作朝陽之鳴鳳身名俱泰草木皆知方
將入總機衡尚倚分憂於屏翰俯收寒素期被甄陶於至若空疎
亦叨料理公誓堅淺尚力振窮途戒小己之便文蹈前修之行事
飢鷹側翅未免傍人而飛異雀銜環或有報恩之所

謝上司薦舉啟

仰倪宦情方切州治中之祿潤翻薦口誤膺部刺史之知深愧素
餐難逃清議雖至公無私於謝然此心敢負其恩竊以朝廷以外
任而匪輕監司於它官而尤重既送之以禮樂光華之遣復與之
以郡國省察之權惟茲旒旒方廣其聰明故絳綸載頒於旨訓謂穎
川之治莫長於黃霸而海沂之康故賴於王祥欲其擇今日守倅
之賢有以備將來牧伯之選以類舉類蓋國家有意於甄陶惟賢
知賢在左右宜公其藻鑑將厭輿論當求寔能伏念公翰墨非長

東武劉氏嘉蔭錄宋本校鈔

器局甚下閩鄉類試濫叨亞名漢陞決科僅償壯志薄宦初辭於
挫楚孤蹤久困於塵埃嬾慢雖成豈不堪上官之拜清白自許安
肯從俗吏之非詎圖華袞之褒何翅犧樽之飾靜言虛辱若有宿
緣茲蓋伏遇 公官模楷斯人推挽後進拔茅連茹而彙征以吉
因雲灑潤而芬澤以流臭味則同固無嫌於草木枝葉可采諒无
弃於菲葑遂使孱庸載叨揚勵公敢不益修身檢敬服官箴桃李
無言終有成蹊之慕桑榆雖迫亦知晚景之收倘未顛躋敢忘報
稱

東武劉氏嘉蔭後宋本校鈔





